

# JORGE LUIS BORGES



「美」埃米尔·  
罗德里格斯·  
莫内加尔著

## 博尔赫斯传

东方出版中心



【美】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 著

---

# 博尔赫斯传

---

陈舒 李点 译 虞苏美 校订

东方出版中心

---

##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

Emir Rodriguez Monegal  
**JORGE LUIS BORGES**  
A Literary Biography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88, in USA

---

根据美国潘拉宫出版社 1988 年英文版译出

**博尔赫斯传**

原著 [美] 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  
翻译 陈 舒 李 点  
校订 虞苏美

---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 335 号·20033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江苏常熟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3.75

字数: 340 千字 插图 2

版次: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13,000

---

ISBN 7-80627-054-x/1·34

定价: 22.00 元

---

## 汉译本序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是阿根廷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拥有广大的读者,在美国和西欧也极有影响。

博尔赫斯于1899年8月24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具有古老英国和阿根廷血统的律师家庭。祖母是英国人。由于祖母和爱好文学的父亲的影响,博尔赫斯从小就学习英语,并通过英语接触了大量的欧美文学名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日内瓦求学,并开始写诗。战后,他随全家遍游西欧各国,加深了他对英、法、德等国的语言和文学的了解,同时亦受到欧洲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感染。1921年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一度曾成为阿根廷“极端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反对传统诗歌格律的束缚,强调通过隐喻创造复杂美妙的意境。1921~1930年间,他发表了不少散文和3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和《圣马丁的手册》(1929)。这些诗歌后被认为是阿根廷诗歌的转折点。

1930年后,他摈弃了极端主义,并把创作的方向从诗歌转向幻想小说。同时继续为杂志撰写随笔。在30~50年代间,他发表了近30个短篇故事,分别收入《交叉小径的花园》(1941)、《杜撰集》(1944)、《阿莱夫》(1949)、《死亡与罗盘》(1951)等集子中。这些小说以其新奇的构思、幽默讽刺的文笔和深奥的哲理,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确立了博尔赫斯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1961年,他被授予“福门托”文学奖,从此他的名声大震。此外他曾获多种文

学奖，其中包括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56)、西班牙塞万提斯奖(1979)等。他还被哈佛、剑桥等名牌大学授与名誉教授之称。在国内，他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作家、一个图书馆的小公务员上升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1955年，庇隆政府下台后，他被新政府任命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不幸的是，他当时因严重的眼疾双目已近乎失明。他自嘲地说：“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

但失明并没有夺去博尔赫斯的艺术生命，在母亲和友人的帮助下，他以无穷的毅力继续创作，并修订和整理出版了一些早期作品。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应邀前往欧美大学讲学。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迷宫》(1964)、《布罗迪埃的报告》(1971)、《沙子集》(1975)、《老虎的金子》(1977)。

博尔赫斯是一位思想深刻、学识渊博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的题材极为广泛，有东方文明古国的传统和神话、西欧的形而上学哲学、玛雅人的文化等。博尔赫斯的散文多发表在《南方》《马丁·菲耶罗》等杂志上，主要讨论文学和哲学，但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幻想杜撰短篇小说。博尔赫斯声称他的小说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一般旨在娱兴和感人，并不想谆谆劝诱。它们或采用神秘的侦探小说形式，或在杜撰虚构的情节中糅入真实的(或貌似真实的)文献资料使读者真伪难辨。然而隐藏在它们的背后反复出现的主题往往是时间和永恒，存在的荒谬、个性的磨灭以及人对自身价值的探究和对绝对真理的无望的追求。这类主题在他的代表作《阿莱夫》和《杜撰集》中均有表现。它们也正是困扰博尔赫斯本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反映了他对人生和宇宙的探索。尽管他一再表示他并不想兜售他的哲学观点(或任何观点)，但他思想深处的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仍通过他的作品传播给了读者。

博尔赫斯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也由于它们的高度艺术价值。他对待写作十分认真，遣词造句都经过深思熟虑，反

复推敲,以达到简练含蓄、细腻优美、富有诗意和幽默感。他非常善于运用象征手法表达意义。在他四五十年代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迷宫、镜子、老虎、塔、圆、金字塔等意象。其中又以一个没有中心的圆形迷宫更为他所偏爱,因为它既能代表最完美的结构,又象征着无法摆脱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意象表达了博尔赫斯的人生哲学。在他看来,人生犹如谜一般的迷宫,人们对于控制他们命运的秘密法则毫不知情,他们的追求往往是徒劳的。只有拥有无限勇气的人才能偶然到达自身迷宫的中心,发现自身的价值。

虞 苏 美

1992.10于华东师大

# 目 录

汉译本序.....虞苏美

## 第 一 章

1. 博氏家族 ..... 3
2. 神秘的个性 ..... 12
3. 读书 ..... 17
4. 两位母亲;两种代码..... 23
5. 游戏伙伴 ..... 30
6. 生活在迷宫 ..... 42
7. 意大利居住区 ..... 55
8. 在河那边 ..... 64
9. 身体之屋 ..... 72
10. 汗牛充栋 ..... 80
11. 父与子 ..... 91
12. 创作行为 ..... 100
13. 伊顿学生 ..... 113

## 第 二 章

1. 困居瑞士..... 123
2. 法国流动图书馆..... 131

3. 文学使者·····	144
4. 哲学家的代码·····	155
5. 表现派诗人·····	166
6. 回归故国·····	174
7. 新的文学大师·····	180
8. 布市神话的源流·····	190
9. 诗名乍起·····	199
10. 杂志之战·····	206
11. 故人归来·····	212
12. 地方主义之说·····	219
13. 友谊的天赋·····	226

### 第 三 章

1. 一则神话的终结·····	235
2. 创造读者·····	241
3. 对讨论者的讨论·····	247
4. 黄色文学报刊·····	253
5. 任性的游戏·····	259
6. 失眠症之可怕的清醒·····	268
7. 博氏文学思想导引·····	274
8. 终身合作的开端·····	283
9. 笔与剑·····	288
10. 图书馆生涯·····	296
11. 父亲之死·····	303
12. 阅读即创作·····	309
13. 现实的哈哈镜·····	316



## 第四章

1. 未来事物的面貌	325
2. 幻想文学之说	331
3. 一种新小说	337
4. “比奥赫斯”的诞生	343
5. 两种补偿	350
6. 杜撰集	357
7. 将军与家禽稽查员	361
8. 被占领的城市	367
9. 知天命的作家	372
10. 梦中相逢	377
11. 无谓的争辩	382
12. 恶梦醒来	388
13. “博尔赫斯”的诞生	393

## 第五章

1. 现代大师	403
2. 文学泰斗	408
3. 口授艺术	413
4. 魔幻空间	418
后记	425
文献目录	427
译后记	431

# 第一章



## 1. 博氏家族

博尔赫斯曾说过，多年来他一直相信自己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富有传奇色彩、夕阳灿烂的街区”长大的。但他又说：“事实上，我的摇篮是铁矛栅栏之后的花园和一间拥有无数英文书籍的藏书室”（《卡列戈传》，1955）。数年之后他又简单地概述他的一生，声称：“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我父亲的图书室。实际上我有时认为我从未离开过那间书房”（《随笔》，1970）。

博尔赫斯的文学生涯起源于这间藏书室，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立足于那间拥有“无数英文书籍”的神妙书室去撰写他的文学传记。但事实却要复杂一些：博尔赫斯的生活包括他父亲的书室内、外两方面；他的想象王国既有英文书里所描绘的世界，又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真实世界。在具有意大利名称的巴勒莫区一幢花园住宅里，他度过了他的童年。

1899年，博尔赫斯生于靠近闹市区的图库曼街840号里。这是一幢“平淡无奇”的小房子，“像当时大多数的房子一样，屋顶是平的，有一条长长的拱形门廊，一个水塘，我们从那儿取水，还有两个天井”（同上）。这幢房子属于他的外祖父母，若干年后，它曾在他妹妹诺拉的美术作品中出现。博尔赫斯的母亲1876年就出生在这幢房子里。

乔琪（他在家里用的小名）出生时，他的外祖父母都还健在。外

祖父伊西多罗·德·阿塞维多·拉普利达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1835~1852年间统治阿根廷的“暴君”罗萨斯的战争。战后伊西多罗先生在家过起了长期的隐居生活。博尔赫斯对他的生平不甚了了。在其诗作《伊西多罗·阿塞维多》里，他承认他只能通过几个日期和地名来回忆外祖父。但就他所知也已足够了。他知道1905年外祖父临终时曾回首往日的业绩，像英雄般死去。

当那肺部的病毒慢慢侵蚀他的肢体，  
高烧所致的幻觉扭曲了他的面庞，  
他回忆起熊熊燃烧的往事，  
铸成了他的梦想。

.....

梦幻中他奋起捍卫国土，  
这是他的忠贞所渴求（并非病魔的作弄），  
他穷其天日，  
聚集一城之英灵，  
只为战死在沙场。

在俯瞰花园的卧室之中，  
他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就这么尽忠辞世。

（《诗集》，1972，诺曼·迪·乔瓦尼译）

这首诗也记载了乔琪不能相信外祖父已死的心情，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经历亲人之死。

人说他已出门远行，  
我不信他竟会舍我而去。

我只是个孩子，不知死为何物，  
我以为自己必会永生，  
往后的日子里，我找遍了没有阳光的房间，  
却始终不见他的踪影。

(同上)

许多年后，博尔赫斯以外祖父的最后一个梦想为基础写成了短篇小说《另一种死》。其时的风俗是新婚夫妇在婚后最初几年中与自己的父母同住，所以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时，豪尔赫·吉列尔莫和莱昂诺尔还和孩子的的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大约在外祖父去世前6年，也就是1899年冬——确切地说是8月24日，豪尔赫·路易斯呱呱坠地，他是个早产儿，母亲怀他的第8个月里就生下了他。博氏家族有双目失明的遗传，他刚出生，他那视力极差的父亲就忙于为他检查眼睛。他发现这孩子长着一双蓝眼睛，像母亲一样。“他得救了，”他对妻子说，“他长着你的眼睛。”后来在1971年博尔赫斯的母亲向我谈起这桩轶事时，她显然还不明白所有的婴儿都有蓝眼睛。他的父亲当时是白白欢喜了一场：像他一样，乔琪也会患上眼疾，他的大半生也将在几乎是双目失明的状况下度过；在博氏家族中患此症的，算来他已是第6代了。

此后，全家无忧无虑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家中第2个孩子，女儿诺拉，于1901年降生了。从当时摄下的照片看，两位父母看起来倒也衣着入时，光彩照人。

乔琪从不叫他的双亲妈咪和爹爹，而是正正经经地叫他们母亲和父亲，这是维多利亚式家庭的传统称呼。他的父母都出身于古老的家族，早在西班牙人征服时期就在南美居住。母亲是弗朗西斯科·纳西索·德·拉普利达的后代，1816年拉普利达主持图库曼议会并宣布阿根廷独立。1829年，他死于早年的内战中。100多年以后，博尔赫斯献给他一首《猜想之诗》，诗中拉普利达设想自

已死在叛乱的牧民之手，诗人将自己的命运与拉普利达的凶险结局作了对比：

我多么愿意是另一个我，  
裁决，读书，颁布法令。  
我将躺在沼泽之地；  
但一种悄然的欢乐在我胸中增长。  
我终于懂得  
我得面对我的南美洲的命运。  
从我出生起我就被那错综复杂的人生之旅  
带到了这灾难性的时刻。  
我终于找到了  
解开我人生之谜的钥匙，  
弗朗西斯科·德·拉普利达的命运，  
丢失的字母，完美的图案，  
上帝早已安然在胸。  
从夜晚的镜中，  
我审视着自己无疑的脸庞  
这圈子在缩小，我等待它的来临。

我脚踏杀生的长矛之影，  
对我死亡的嘲笑，  
以及战马、骑士和马鬃，  
勒紧套在我身上的绳圈……一发即中；  
长矛的铁尖插入我的胸腔，  
一把熟悉的钢刀割下了我的头颅。

(《诗集》，1972，诺曼·迪·乔瓦尼译)

母亲的外祖父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也参加过独立战争，在罗萨斯独裁统治期间被放逐乌拉圭。他和乌拉圭的希多家联姻，这个家族在政坛和艺术界非常活跃。博尔赫斯后来献给上校一首诗，题为《纪念胡宁的胜利者苏亚雷斯上校》，正像献给这个家族诸多英雄的其他诗歌一样，这首诗捕捉的是瞬间，描绘老人不断思及的他在胡宁创下的英雄业绩。但与其他诗不同的是，在诗的结尾部分，遥远的过去忽然变成了现实的今天，博尔赫斯祖先所作的斗争变成了与1953年统治阿根廷的未指名的独裁者的斗争：

他的曾孙正奋笔疾书，  
一个沉默的声音从逝去的时光中发出，  
从奔腾的血液里进出：

“如果它只是一个光辉的记忆，  
或只是为一场考试而死记硬背的日期，  
或者是地图册上标明的一个地名，  
我在胡宁的战斗又有何意义？  
那战斗是永恒的，亦无需  
阵容壮观的士兵和无数的军号。  
胡宁是两个平民在街角  
诅咒一个暴君，  
或是某位无名氏屈死狱中。”

（同上，阿拉斯泰尔·里德译）

博尔赫斯对自己家族的虔敬实际上反映出其母对祖上的态度。乔琪生长的家庭有点像一座家族展览馆，被外祖父阿塞维多的幽灵所主持。最为荣耀的当数在胡宁和塞佩达为南美自由而战的几支宝剑；当年的军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小心翼翼地防备蛀虫



的侵噬；一张张悲哀的绅士和抑郁寡欢的女人——她们中不少过早地成了寡妇——的银版照片都用黑丝绒裱衬予以保存。乔琪被记载家族历史的物品包围着，满眼所见都是英雄祖先的光辉业绩。那些故事所显示出的英勇果敢、在穷困和失败面前不屈不挠的尊严成了他永恒的遗产。很多年以后，他承认：“我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有从戎的历史；这也许可以解释当我被众神明智地摒弃在那种壮丽的命运以外之后的一种强烈的渴望之心”（《随笔》，1970）。

他父亲家族的历史更为悠久。一位叫赫罗尼莫·路易斯·德·科尔多瓦的祖先建立了科尔多瓦城，它是阿根廷最为传统的天主教城市，也最像美国历史上的波士顿。对于传统的科尔多瓦人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一个移民之城，正如波士顿人眼里的纽约一样。城里住的大都是穷苦的外国移民——不识字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他们根本就不能代表欧洲文化。但博尔赫斯的父亲本人并非出生于科尔多瓦。到19世纪，父亲一家已移居到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远的地方。他的祖父生于恩特雷里奥斯的巴拉那，而当父亲出生时，祖父已当上了南美大草原上圣菲警备军的上校。这两个省其时尚属化外之地，是阿根廷移民区与土著印第安人居住区的边界。酋长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就是恩特雷里奥斯省人。他于1852年在帕峰最终战胜了罗萨斯。

父亲并不像母亲那样热衷于回忆自己的英雄祖先，但他对巴拉那的政治斗争甚有兴趣；1921年，他退休后住在西班牙时写了一本年代明显失误的小说——《酋长》，回忆博氏家族诸多勇士们在内战中所经历的种种具有浪漫色彩的暴力、阴谋和激情。

但在祖母家族一方，父亲的背景却截然不同。弗朗西丝·哈斯拉姆1845年生于英格兰的斯塔福德郡，属于古代诺森布里亚王朝后裔。博尔赫斯曾这样描写祖母到达阿根廷的情形：

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把她带到了南美洲。范妮·哈